



我的中国之行

□【巴西】蒂亚戈·庞塞

到中国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对于身在巴西的我来说，首先是一趟穿越地球之旅——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再到多哈，再到上海，然后是到达目的地之一杭州，再北上北京。一路行来，我感觉时间停滞了。不知何故，我觉得旅行中的时间更加物质化、更加有形，但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在整个国际青春诗会期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

从家到杭州的酒店我总共花费了44个小时。在这一连串的飞行中，我感觉自己连续度过了三个夜晚，没有看到哪怕一天的阳光。我是在下午晚些时候离开里约热内卢的，经大约1个小时的短途飞行抵达圣保罗。当我到达机场并看向窗外时，夜幕已经降临。从那里，我转机前往卡塔尔的多哈，耗时15个小时。根据我穿越的时区计算，当时地球正朝着与我要去的地方相反的方向旋转，因此当我到达时又是黑夜。再一次转机是从多哈飞往上海，经过9个小时逆时间方向地飞行，到达未来。当然，到达时又是黑夜。

连续经历了这么多个夜晚，我的身体在时间中停滞不前；不再知道现在是日历上的星期几，

也不知道现在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然而，当我们到达中国后，所有关于夜的烦恼在一连串让一切变得更加光明的事情面前烟消云散。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持续不断的阳光和炎热，中国人热情地欢迎着来自不同国家的诗人，这种喜悦尤为令人振奋。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天我都感到宾至如归，整个国际青春诗会的组织团队和参与者们都热情地欢迎我——微笑、拥抱，不厌其烦地解释，更不用说我们能够品尝到美味的中国佳肴了。

这次诗会的方方面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之间的相遇——无论是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诗人欢聚一堂，还是与中国古代诗人、诗歌的不期而遇，都无不充满活力。此外，我们漫步在西湖边，乘船游览富春江，甚至还写下了关于渡江经历的诗句。水和树的风景与诗意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庙宇和湖上行船让我们的眼中充满了美。

一切的给予是如此之多，主办方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许多记者渴望收集我们对这次旅行的印象。印象当然是丰富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很多印象更是非常难忘、无法磨灭

的。比如我们有幸看到中国画家黄公望的画作，他用七年时间创作了一幅佳作，令人印象深刻。了解、学习造纸的72道工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对我们所有热爱阅读和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而且造纸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生产到生成最终的产品——纸张，需要6个月的时间。整个国际青春诗会期间，我们还交流了许多经验，相互学习了很多东西，在多个主题论坛上，来自10个金砖国家的诗人们畅谈着诗歌以及诗歌的发展。



我也不能不提到不可错过的中国长城。据说沿着它行走，你必须不间断地走很多天。这里的一切都宏伟壮观，我们不仅有幸沿着那些古老的石头行走，而且还在长城脚下朗诵我们的诗歌，周围是无休止的蝉鸣。这是时间的纪念碑，是永恒的纪念碑。

在中国的旅程即将结束时，我们参观了令人惊叹的故宫。那天本来应该会有暴风雨。但事实并非如此，天气很热，就像其他日子一样，直到我们离开那有近1000间宏伟美丽、充满历史气

息的建筑后，雨才落下。这是人类的遗产，更是中国宏伟的历史、文化的见证。

当我的生物钟终于适应了新的生活秩序时，我回到了巴西。昼夜节律的轻微变化，流经我的身体和血液。我继续回味和感受着在中国的日子，那几天就像几个月一样，我所经历的大部分事情都像梦一样留在我的心中。我知道我的离开只是短暂告别——很快我一定会再回到中国诗人和朋友们中间。

(译者：赵四)

长河镜像府州美

□张凌云

长河镜像府州美，山川锦绣古城情。第一缕阳光洒在黄河的水面上，金色的波光粼粼闪烁，仿佛在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历史的车轮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辙痕，从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到明清时期的建筑，府谷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古老的府谷，大地广袤，豪情无限，不仅有壮丽的自然景观，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英勇的抗争精神。

恍若一本厚重的历史文化典籍，在人们面前一页页翻开。寒风凛冽中蕴含着坚韧力量，见证着岁月变迁的高寒岭；古朴街道上流淌温暖的人间烟火，让人沉醉其中感受岁月静好的沙梁古镇；五彩斑斓的丹霞地貌，似朵朵莲花盛开，惊艳时光的莲花池；隐藏着大自然的无尽奥秘，等待着人们去探寻的胡桥沟；古朴典雅而幽深静谧，诉说着折杨两家久远故事的七星庙；展现人民英勇无畏，诠释忠诚与勇敢真谛的哈拉寨……一处景点就是一处积淀，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府谷仿佛一幅壮丽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的面前。

入住府谷当晚，与文友一起来到河滨公园。夜幕才落，已是繁星点点。月光之下，府谷愈显宁静而神秘。一位文友拉着我的手，回身指向霓虹璀璨的府谷县城说，没想到偏僻的塞上竟有这样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县城。它独特的魅力、折射的文化不亚于江南。历史与现代在黄河东岸竟能如此奇妙地交融，散发令人赞叹的无尽魅力！府谷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外在景观，更在于它的内在精神。这座不足30万人口的塞上古城，却能以“全国百强县”的身姿耀眼全国，除了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独树一帜的文化底蕴，凭借的更是府谷人继往开来的勇敢和智慧，他们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心坚石穿、求索不止。

次日清晨，我独自一人徜徉于南临黄河、背倚群岭的神龙山巅，目光所及，那漫山遍野的青翠、山水一色的交融、云蒸霞蔚的梦幻，好像一幅幅画面，展现着府谷的新气象。游览文元塔、花坞阁，古朴典雅的气息油然而生；登临木栈道、景观厅，现代人文的感触骤然升华。这座古老的城池，宛如一位穿越千年时光的长者，静静屹立于黄河西岸的石山之巅，诉说着往昔的故事。登临古城，极目远眺，滔滔黄河环绕而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诗意瞬间涌上心头。回望府谷的山川大地，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这片土地，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与希望，它的美如同一首悠扬的诗，永远传唱在黄河的涛声之中。

府谷的景观，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类的智慧创造的完美统一，黄河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川道景观

观，河水的汹涌澎湃与两岸的山峦起伏相映成趣。沿着河岸行走，古老气息扑面而来。黄河奔腾不息，如同历史的洪流。曾经的烽火硝烟、金戈铁马都已化作岁月的尘埃，那些英勇的故事却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回溯府谷的历史，感悟唐宋的风骨，城寨堡的雄浑壮阔中写满了波澜起伏的烽火史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梦想与奋斗。夕阳余晖的光芒，与炽热的历史温度、绚烂的文化韵味一道，绘出一幅历史与自然交融的金墨长卷。

千年府州，边塞将城，忠勇麟州、英雄故里。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两座古城见证了神府（神木和府谷）地方文化的薪火相传。和麟州（神木旧称）古城一样，府州古城这座始建于唐宋之间的古老城池，连接了晋陕蒙，在民族融合、边塞文化、军事史诗等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府州城内的钟楼、文庙、千佛洞、荣河书院、文星阁、城隍庙、南门瓮城、水门等景点，仿佛是历史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一部生动的宋代史。折家将十代人镇守府州二百八十多年，与杨家将三代镇守麟州的历史何其相似，同样令人扼腕感叹。杨家将的忠勇精神、折家将的忠毅气概，传颂至今。神府土地相连、山水相依、历史同脉、文化同源，从“河东要塞”的军事名词到折杨两家联姻，从“双雄虎踞”河东要塞到折杨二氏留名青史，从神府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后隶属行政一体……今天，神府又并驾齐驱，携手成为“全国百强县”，亮出了领先西部的风华。

我的思绪游弋在府谷的自然风光之间，陶醉在府谷的人文内涵之中。古老的村落，冥想中袅袅升起的炊烟，那是家一样的温暖与安宁。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山川之间代代相传，在和美之中静静滋养。曾经游历府谷的场景历历在目，节日里热闹的集市、精彩的民间表演，都展现着府谷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徜徉在府谷的街头巷尾，特色小吃的香气扑面而来。府谷独有的味道总让人回味无穷、记忆犹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忙碌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生活的本质。徜徉其间，让我明白了幸福

其实很简单，就在身边的点滴之中，需要我们着意检索，静静地感悟。

回归自然、敬畏自然，是涤荡心灵最为质朴的选择。当年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途径府谷时，一定是淡化了宇内一统的烦忧，惊异于天赐恢宏的奇景，才坦然驻足莲花池。人的一生成能够登高俯瞰尘世放逐梦想，消除浅绪闲愁，在纷繁中纾困自救，何其难矣！莲花池两亿年的风雨修炼，何尝不是揽怀黄河，看尽九曲环绕的纠缠，才能修身成莲，一朝含笑绽放！

一眼沧桑，一桥勾连。走进胡桥沟清流濯足的惬意，也就走近了交相辉映的田园风光。林荫间的文化遗存千年传承，胡桥寺里精美的雕刻让我们赞不绝口。虎头山、城墙湾、盐奶河、石窖子……我们仿佛是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上行走，踩出的都是历史的回音。或许，大家也在延续着这篇史诗巨著的时代篇章，丰饶着人间山水田园的世外画卷。

透过时空交叠的千里旷野，品味七星庙的风姿绰约。相较七星庙独特的建筑风格，我更有感于这座庙背后折杨两家的故事。近在咫尺的神府二地并存两座军事要塞，孕育出名传千古、威震燕云的杨家将和十代传承的折家将。我又想到了当年浴血哈拉拉寨的英烈们何其英勇而无畏，仿佛看到战火纷飞的时代，神府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保卫家园、捍卫尊严洒下的鲜血，仿佛听到了他们坚持真理、追求解放的赤诚呐喊……

登临雄关，远望黄河，我深感岁月侵蚀的遗憾和无奈，但又欣慰沧桑留给雄关的威严和壮美。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苦难与辉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与繁荣。自然，是一本无字书，它教会我们敬畏生命、尊重规律，与万物和谐相处。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在风雨中成长，在挫折中坚强，在追求中实现自我价值。以史为鉴，以文化心，以心化境，府谷之旅正是我的一次化境之旅，也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次汲取智慧之旅。

麦熟时吃杏，这仿佛是节气和杏树枝头的某种约定。麦稍泛黄，日头也开始泛黄，火辣辣的，从曾洒下春雨的天空洒下万丈金光。草木纷纷仰起头，伸出叶子的宽掌，拥起杏黄杏黄的阳光，为鸽蛋大小的杏着色。青绿的叶子中，每一枚杏子都在努力生长，它们要和田里的麦穗保持同一种肤色，要赶在麦收时节，若星辰般煞然于绿叶的云海。

杏树高大，是面善的树，结实的树，也是自律的树、修身的树，总能保持生长的激情。杏树在房前屋后或者田坎上落脚，主干笔直，在低处不会旁生出枝条，而会在高处将密密匝匝的叶子拢起来，挽成一个深绿的发髻。

相比桃花的粉，杏花要淡些；相比梨花的白，杏花又要粉些。杏花总能以浓淡相宜的色彩，让姹紫嫣红的春天多了一份平和。但果实独有的酸甜，让初夏时节的农人神清气爽。早春时节，杏树是抬头向上的，枝叶如无数双手捧起朵朵杏花，让蓝天白云看见花的眉眼。这是杏树的初心，也是万物感恩春风春雨的姿态。

待到杏子露出一抹浅黄，也就到了麦浪翻腾的季节。麦黄和杏黄，是一个色系，是五月的阳光欢快的神色，垂在高枝的杏，眉眼可人，如稚子一脸圆润，胖嘟嘟的，在初夏微热的风中摇曳荡着。从低处路过的孩子，望着藏在叶子背后的杏，一种强烈的味觉冲动让他们放缓脚步。熟悉的味道从舌尖上轻轻滑过，在和杏子的对望中，孩子内心涌动出一份莫名的迷恋。在他们眼中，杏子有着天真活泼的面容，是躲在叶子背后的另一群孩子。

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酸甜的水果气息，每一枚杏都是阳光一层一层裹起来的，杏肉是阳光的脂肪层，金黄、醇厚、软糯，总能在舌尖上掀起味觉的风浪。杏树一旦挂果，总是繁茂，一根纤细的枝条常常串起好几颗果实。低垂的枝叶幸福地摆动着，在柔柔的风中悠悠荡荡。这时，田里的麦子一片金黄，布谷鸟已经开始催收，一树一树的杏子带着某种季节的诚意扑面而来。杏子是有记忆力的，它们要抢在开镰收割前，让村庄吃上应季的果子，将旧年的热闹重新演绎出来。

吃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孩子们站在树下，眼巴巴地望着满树金黄的杏，伸手不可及。索性急了，扛起长长的竹竿，踮起脚尖一阵敲打，圆滚滚的杏子落在地上，拾起来，在手心摩挲三两下，擦去果实表皮的绒毛，然后吹去滚落时沾上的灰尘，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吃杏，也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儿。若是遇到一口酸杏，浑身一个激灵，紧皱着眉头，探出舌头，边摇头边感叹，依旧不忍撒手，稍作端详，紧接着又是一口。这种满是童趣的吃法，总是让身旁的大人忍俊不禁。

相比孩子，大人们吃杏更为迫切，也更率真。径直走到树下，紧抱着树身，顺着树干向上攀爬，在树干分叉处双脚站稳，一手紧抓树梢，一手悠然自得地采

摘果子。地上的孩子仰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满眼羡慕和期待。树上的大人要么抱着树身一阵摇动，树上的果子雨滴般落下来，树下的孩子旋即四散，俯下身将杏子一颗颗捡拾起来装满口袋；要么从树上摘下几枚金黄亮丽的杏子，扔向平坦的地面，如同将一颗石子投向水面，孩子们涟漪般荡开，一道荡起的还有阵阵欢声笑语。

杏树周围俨然是一个偌大的欢乐场，高处和低处、远处和近处，都被枝头的一枚枚果子吸引着、打动着。那些手脚并不灵便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树旁，笑吟吟地望着。这些高大的杏树，是他们在某个春天一场春雨后栽种的，那时，或许刚刚成家，和杏树一般高矮，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栽一棵果树，就是为晚辈置办一个水果铺子，为再寻常不过的日子添一种滋味。如今，挂在枝头的每一枚杏子，在他们眼里仿佛是一块块水果糖，杏树也正按照他们的心思，将这“糖果”分发给每个孩子，分发给村庄的每个人。

鸟雀也闻到了这份浓郁的果香，成群结队站在枝头，用尖细的嘴巴一口一口啄食着金黄的果子，用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语言交流着口感。它们不时回过头，将嘴巴塞进羽毛，擦拭沾在嘴角的果肉。它们体态轻盈，从一个枝头跃到另一个枝头，此起彼伏的鸣叫，仿佛是在动情地告诉高天和厚土，又一季的丰收压弯了草木枝头。

这样的景象不仅仅出现在杏树的枝头，很快，桃子、李子、李子都迎来了成熟季，乡村的日子就这样有滋有味地过着。辛勤劳作的人们，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喜悦，他们品尝着、分享着，也回味着、憧憬着。在晚辈的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他们，亦是一棵棵乡村果树，高大、葱郁，被汗水滋养着，被雨露涵养着，被节气鞭策着，从不会让日子失望，将生命的甘甜留予平凡的三餐四季，也给予后世儿孙们。情感的枝头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那份甜蜜是饱满的、丰润的，也是热烈的、慷慨的。就像初夏的杏树，托举起和花朵一样繁茂的果实，如阳光般明媚灿烂，也如云彩般轻盈丰腴。

吃杏时节

□吴昌勇

